

# 我的童年

張雪門著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

# 我的童年

張雪門著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 序

洪炎秋

民國十四年我由北京大學預科升入本科教育學系，每上教育功課的時候，總有一位註冊課的職員，在他點完了由他擔任點名的各個教室以後，就走進我們的教室，找個空位子坐下，低下腦袋，專心一意，聽功課，記筆記。這個職員比我們學生約略大十來歲，瘦括括的一張淨白臉孔，配上他時常穿的那件灰色長褂，顯得既瀟灑，又厚重；像學生，非學生；是職員，又不像職員，給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不過北京大學的學生，有個奇特的傳統，他們彼此之間，總是人不理我，我不理人，獨立不羈，孤芳自賞，我受此影響，所以對於這個特殊的人物，也不願意去追究他的底細，不去問他姓甚名誰了。

後來我們系主任高仁山先生辦了一個道爾頓制的中學，這位職員兼學生的中年紳士，成了該校的熱心幫忙者，時常在那裡出入。這是一所教法特殊的實驗中學，我們不斷前往觀摩，因此才由於高主任的介紹，知道了他叫做張雪門，也才知道了他對於兒童心理和幼稚教育，都有深邃的研究。

張先生後來離開北大，去擔任中法大學孔德學校幼稚師範科主任，轉任香山慈幼院副院長，一直在北平郊區辦理幼稚教育，以致大家很少碰頭的機會，可是他時常在刊物上發表有關幼稚教育的文章，使我不會忘記他的存在。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孜孜矻矻的，把一生豐富的實際經驗和淵博的書本理論，融會貫通，出版了幼稚園學理與實施、幼稚教育新論、蒙臺梭利與其教育、幼兒教材、和中國幼稚園課程研究等書，成爲斯界少有的權威著作。他曾經在國立上海醫學院擔當心理學教授多年，原可在高等教育界中一直服務下去，過着比較悠閑而舒適的生活，但是他本着興趣第一、服務爲先的主張，來了臺灣之後，仍舊回到他的本行，擔任省立臺北育幼院院長的艱辛職務，達二十年，拚出望八高齡而多病的老軀，來爲社會培植幼苗，這是近代功利社會中，極難遇到的畸人，值得青年取範。

張雪門先生不但學問淵博，工作努力，對於寫作，也極得意，平素除為專門問題發表心得以外，也時常為小朋友寫作一些小品，供其欣賞。最近中央日報兒童週刊主編陳約文女士，把他陸續登在雜誌上的「童年回憶」，輯錄起來，要出一本單行本，徵序於我，我把原稿瀏覽一下，覺得「文如其人」，既端莊，又輕鬆。它不但使我們知道了許多現在已經漸趨泯滅的農業時代社會上的家族、親戚、朋友間的交際往來的情況，還可以使我們知道早先那些逢年過節的種種多姿多彩的活動；不但可以使小朋友們在書中經驗到好些實際生活所經驗不到的樂趣，還可以替大人們保留了許多民俗學中寶貴的資料，真是一本老少咸宜，趣味津津的好書。對於張先生的人，我敢負責推薦；對於張先生的書，我也一樣敢於負責推薦。是為序。

# 我的童年 目次

序……………洪炎秋

## 我的童年

租穀到後……………	八
從晒穀到進倉的一段時間……………	三
樓頭閒話……………	六
嘗新……………	二
喜娘和師姑……………	五
做年糕……………	三

乞巧羣.....三

巫醫.....四

送年.....四六

大除夕.....五一

上燈夜.....五五

清明.....六

立夏.....六七

端陽節.....七

七月.....六

### 從孩提到青年

#### 孩提時期

樓下祖父母.....八

門房老頭兒·····	八
小蟲兒·····	九
缸·····	九
幼年時期	
過新年·····	一〇
上學·····	一一
學好樣·····	一二
吵架·····	一四
少年時期	
讀書興趣·····	一六
自理生涯·····	一四
行行且止·····	一三
歲歲平安·····	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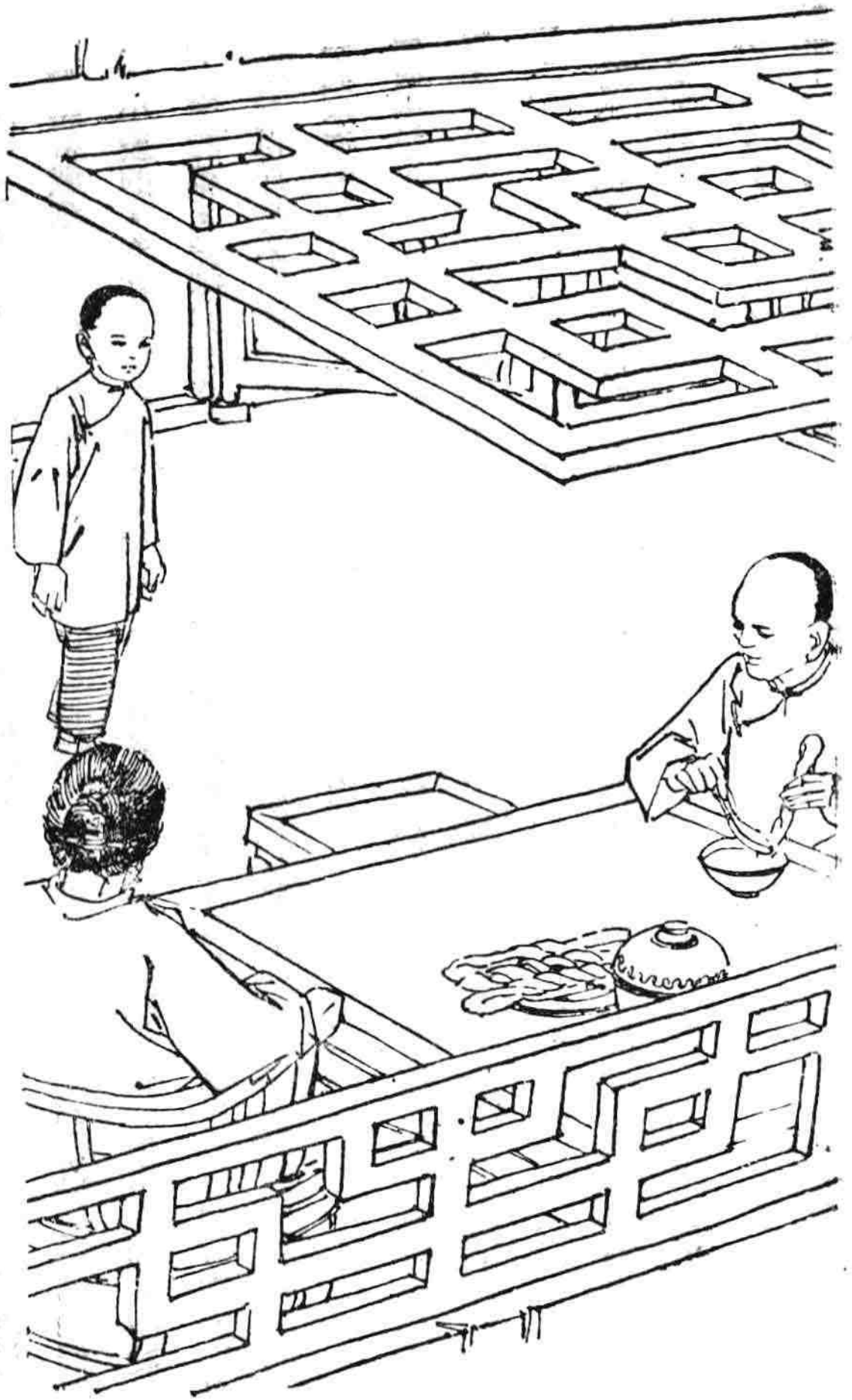


青年時期

輪船上·····	一五一
十字街頭·····	一五九
知識和行動·····	一六六
個體和環境·····	一七七

## 租穀到後

我跟黑媽媽到外婆家的時期，還是住在外婆的後房。南牀是我和媽媽睡的；西牀是王家婆婆睡。房前那一張烏木的大方桌，缺少了一個桌角，說是長毛（註一）來時用刀斫去的，現在仍舊放在靠窗的地方。東首兩口衣櫥，是婆婆、媽媽和我放衣服和零星物品的。外面的人要到外婆的屋裡去，須經過我們的後房。有一早，我剛聽完麻雀們在窗外大桂花樹上吱吱喳喳唱歌不久，覺得有人從我的牀頭邊經過，我問是誰？媽媽說是徐先生收租穀回來了。媽媽替我穿衣起身，洗臉，還梳好兩條小辮，說：「你先到外婆屋裡去呆一會兒，就要吃早飯了。」我走到外婆屋裡，外婆仍坐在靠窗那張羅圈椅，桌上放有油條什麼的，徐先生正在吃點心。我叫了一聲外婆，外婆



指着徐先生說：「這位是徐先生。」我又叫了一聲徐先生。外婆問我有沒有吃過點心？我說沒有。外婆叫媽媽替我倒了一小碗豆腐漿，還放些白糖進去，更給我一根油條。我自己用手把油條折做一小段一小段的，泡在豆腐漿裡，用羹匙舀着吃。外婆問徐先生這次收租的情形。徐先生說：「托您老人家的福，差不多都收齊了，而且都是乾淨的好穀子，要比上一次多收五百斤呢。」外婆說：「這五百斤是不是前橫頭王三元舊欠的穀子？」徐先生說：「不是。說起王三元，真是可憐！我們剛進去，就見到他慌慌張張要出門，望見我們來了，就轉身來張羅，又叫他媳婦過來倒茶，說有要緊事必須立刻出去，一忽兒就回來，請先休息休息。我問有什麼要緊事這樣著急？他媳婦說，昨天借妥了五袋穀子，叫他今天早晨去拿，預備還你們舊欠的。我說，今年大豐年，大家收成都差，你們怎樣？她說，說收成嗎，當然是好的。只可惜我們一家人，人口太多，老的老，小的小，年輕的又不肯好好幹活，就難了。我又問，你奶奶的病好一些沒有？她用嘴巴向牀上努，又不斷搖頭。說着話，三元已進來了。他媳婦趕快回過臉去，衝着三元，好像要說話，三元一聲不響，和木頭人似的，忽然說了一句——又變卦了，聲音低微，簡直自言自語。我望出情況尷尬，就說主人吩咐了，如果你們實在太困難，答應把從前的舊欠全部免了。我說話出了口，

這兩夫妻仍舊是木頭一樣。後來就稱租穀了。稱到一半的時候，那媳婦又過來吞吞吐吐地說，我家的穀子就剩地下這一些，如果你們都收了去，我們一家都沒有飯吃了。我看地下的穀子也不多，也就停止了。結果呢，是舊欠免繳，新的又欠上了二百五十斤。三元向我道謝，我說，這又不是我的，如果主人沒有話交代，我那裡可以自作主張。你們要謝，還應該謝謝主人。三元說，老人家量大福大，天老爺自會保佑她的。」隨後，外婆又問別家的情形。徐先生都說很好，他們都早已把穀子預備好了，一到就稱，並沒有拖欠。外婆又問路上的情形。徐先生又說：「很好，一路都是晴天，只有大前天下午那一場雷雨，放在船頭那幾袋的穀子有些打濕了。最近天氣變壞了，如果晒不出去，先倒在地下，晾一晾，也好透透潮氣。」外婆叫我去叫喚米司務（註二）。徐先生說：「不必了。我早已經交代過他們了。」

早飯後，我繞到前檐頭，四周一望，真好玩，從軒子門口到了二門洞，地下都是穀子，長長的好像是一條山岡，我用腳踩在穀堆上，軟鬆鬆的，我又找了一枝竹竿出來，當作拄杖，很小心地走上去。起初身子覺得有些晃盪，後來就慢慢平穩了。到了二門洞，重新又走回來，「讓」房裡的小舅舅看見了，也跟着上了穀山。我有了伴侶，膽子大了，脚步愈來愈寬，腳頭也愈來愈

重，終於給外婆發見，叫黑黑媽媽把我帶走。媽媽說：「你淘氣，外婆會不喜歡你的。」我說：「我有什麼淘氣？」媽媽說：「你走穀堆，把穀子散到地下來，到處都是穀子，害米司務又須打掃了。」我說：「我不淘氣。」媽媽：「好，現在，到軒子（註三）裡去玩，那邊有字畫，你想看嗎？」不料當時軒子的門，關得緊緊的，推不開，繞到後面進去，中間也有穀堆，有七八隻麻雀正在穀堆上啄穀吃，看人來了，蓬的一聲都飛起來，向亮處飛去，給玻璃窗一碰，又飛回來；一忽兒又飛回去，又給玻璃窗碰了。像這樣地好幾次，麻雀們昏了，落在地上。我們那隻玳瑁貓不知是什麼時候進來的，虎的撲過去，在嘴上叨了一隻出去，我叫媽媽去趕。媽媽說：「人是兩隻腳，貓有四隻腳，沒有它快，趕不上的。這，真正叫做——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我問媽媽：「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什麼意思？」她說：「你現在年紀還小，再過幾年就會知道的。」

註一：指太平天國的軍隊。因為滿清人做了皇帝以後，曾下令全國人剃頭髮，留辮子。洪秀全起義的時候，他和他的軍隊，又都把頭髮留起來，所以當時的人管他們叫「長毛」。

註二：米司務是管理米穀的人。

註三：廊下的小屋子叫軒。

## 從晒穀到進倉的一段時間

第二天，米司務們到衙堂來拿席墊，也有盛穀挑穀的，也有過秤的，忙亂了一早晨，現在又靜下來了。我問媽媽，他們到那裡去了？媽媽說是到老地園晒穀去了。我要求媽媽帶我到老地園去看晒穀。原來老地園是在小木作（註四）的後面，出門不遠就到了。這時候，凡有太陽的地方，都鋪上了席墊，席墊上滿是穀子，有一個司務拿着耙子往來地翻穀；又有一個人把穀籬翻過來當作椅子，坐着轟狗貓或烏鴉等東西，怕它們會來糟蹋穀子。太陽到了中午，十分厲害，照得地下的穀子都發出強烈的黃光，我眼睛有些睜不開，就和媽媽回家了。到家正好吃午飯。飯後，天上了雲，太陽鑽進雲堆裡不肯出來，等一會，忽然灑起雨絲來了。婆婆說：「雨落天，衙堂背

進墊裡放。」我問媽媽，婆婆剛才唸什麼？媽媽說：「天落雨，墊背進街堂裡放。」我說：「不是。」媽媽說：「這原是一首反歌，故意把字句顛倒了唸，雨落天是說天落雨，街堂背進墊裡放，是說墊背進街堂裡放，你用心聽，就可以聽出來。」可是我想再聽，婆婆已經走了。不久，米司務阿振等果然背着墊進到街堂裡來放了。媽媽說：「上午這樣好的太陽，會落雨！」阿振司務說：「這叫做天有不測風雲，使我們上午晒穀的工夫白費了！」媽媽說：「你爲什麼要在老地園晒穀，老地園地方小，爲什麼不在大空地晒？像這樣三天撈魚，四天晒網，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穀子才可以晒完！」阿振司務說：「因爲大空地是公家的，有林家，有王家，又有湯家，都得在空地上搶着晒穀，不如老地園是自己的自由自在。如果天不好好開出來，我們也只好到大空地和別家去搶晒場了。」

真倒霉！接連幾天，不是下雨，就是上雲，好容易開出來一個晴天，司務們拿墊挑穀到大空地去晒，我也要求媽媽到大空地去看。媽媽說：「這幾天天氣老不好，連我的衣服都沒法洗，等我把這些衣服洗出了，再帶你看去。」下午，我們到大空地。空地上人很多，鬧哄哄地，有收穀的，有掃穀的，也有搨風箱的。平時放在鷄場的那一架大風箱現在正安放在空地上，有人在風箱



